



朱景涛
著

灵魂的边地

· 北斗散文丛书 ·

大连出版社



0552457

• 北斗散文丛书 •

灵魂的边地

朱景涛 著



205524574



大连出版社

辽宁新登 15 号

北斗散文丛书

灵魂的边地

*
朱景涛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西岗区白街 12 号) 辽宁新华书店经销
抚顺石油二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0 万 印张: 4.6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
责任编辑: 李新民 责任校对: 李子 封面设计: 路民

ISBN 7—80612—254—0/I. 46

总定价: 49.60 本册定价: 7.00 元

目 录

与谁分享(代自序).....	1
----------------	---

随心低语

遥远.....	4
无月的仲秋.....	8
云中谁寄锦书来	11
永远的旅人	14
青春之约	17
边走边读	22
人间四季	25
关于女人	28
苍凉与卓越	31
隔世的交流	35
伤心桥下春波	40
怀念的乡村	43
沉醉春风	46
一个人的忏悔	49
千年等一回	51
独白	54

韵重风轻

生命的厚果	59
情感的疏解与人格的熔铸	72
永恒的呼唤,美丽的忧伤	79
诗歌:拒绝融入	83
黄河·泥土·根	86
逃离与皈依	90
缓缓地,推出你的风景	93
虽文不饰,因俗而雅	99
风入宫商动	104
灵魂的反抗与迷失	108
转瞬即逝	110
读到伤心处	114
诉说的意义在于关怀	118
蓦然回首	123

孤鸿鹤影

春浅春深走江南	129
心中的风景	134
外埠人看深圳	137
朦胧西湖	143
遗忘或者止于缅怀	146
梦中山水	149
张家界的遗憾	152
夜住岳麓	155
后记	158

与谁分享(代自序)

如果我的心太小太小,我不知道这偶然的欣悦能不能换来你会意的浅笑?

如果我的心太热太热,我不知道这洒满阳光的斗室,能不能给你同样温暖的拂照?

如果我的心正渴望友情,我不知道这突然来访的朋友,能不能使你获得同样的慰藉?

如果我的心已挂满伤感的游丝,我不知道它随风飘动的银线能不能使你获得同样的心绪?

如果这在宁静的夜晚,我守着烛光读着一本精美的小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和我一样沉迷于遥远的故事?

如果能够,我的心将给你怎样的感激与谢意——

而时常,当我感到需要分享生命的欢欣和落寞时,你思想的翅膀又飞往何处;而时常,当我悄然来到你灯影摇动的窗前,为什么总听到你很不真实的笑声;而时常,当我从扰攘的人群中,找到你美丽的眼睛时,为什么,你每每躲过我的注视?

这是一片莽野,一处真正的边地。风过草伏,川涌山穆,唯心跳的声音,在身外,在空中,在飞逝的时间里,怦怦作鼓铮的轰鸣,让麻木着的面容和躯体逡巡而动。这难抑的心跳于孤独中的叩访,让我忽然惊悟,那许多笑容和酒肉所结成的厚茧,是日日加固着真实的假面,而灵魂的旋舞在这日益坠落和生

长的城市，是久久地被自己和别人遗忘着——睁开眼睛，在陌生中寻找往事的影子，在记忆里抚触昔日的温情——我看到小桥竹篱后的村庄，看到如羽的晚风，踩着牧童的笛音，走过青草夕阳的坡地，打开了我久别的家门，灶膛炉火的光影里，是我深爱的母亲。

与谁分享？这遗失的风景。

与谁分享？这灵魂的低语。

随心低语

选择低语，缘于我对市声噪噪的深深体恤。我们的生命尽管走得远了，但最终还要靠着城市的胸脯，我的声音不会踩痛他日见粗砺的神经，只愿给他一些清亮的和鸣。随心、随缘，留下我们健康的生活。只有这些。

遥远

那时，他说他要走了。他说江岸上人迹杂沓，最后的艄公已撑起水声淋漓的竹篙，向晚的天光下，帆正，风急。

然而，他并不知道他要去往那里。他只知道一种隐约的召唤，梦幻般环绕着他的所有的白昼和长夜。时间、思想、光荣、海漫，在这隐约的呼唤里，尽数地轻到无以把握、无以停顿，唯远行的渴望焦灼难捱。

也许一切都缘于那种永无履足的阅读。那是从远古蛮荒走来的谕示，从恐龙的灭绝，从森林的消失，从战争的硝烟中溢散而至的悲凉和激动。岁月的大树长发婆娑，繁花的星星随处晶莹，一条路从遥远伸向遥远，似乎是开始又是终结。童话的明净总要在稚儿的心中勾起美丽的幻想，远行的游子总能引出无数惊心的险情，而生活的大门却只有坚韧的灵魂和血肉的祭品方能叩开，谁又能使你确信无疑？于是，远行便成了最后的信念和选择。遥远的抽象就如具体的生活，在不可为时，成为一则等待破译的谜底，悬在人类前行的路口，作为永恒的路标。

也许确有自己的目标和归宿在遥远的某处，也许在早上或夜晚就可到达。年代在回忆中倒转，时间在思想里迭变。他会回到那座菊香浮动的柴屋，与荷锄而归的农夫，煮一壶浓酽的老酒，从容唱和；他会驾长风而游五湖，看明月沉璧于往古

的湖水，听箫声和两岸的猿鸣，打湿辽远沉重的船歌。在一条遥远的路上，一骑瘦驴、两袋旧书，一铗长剑且啸且傲的他，会驻足于人家的短篱或是深院，向蒔草的村妇或荡秋千的少女，探问以前的行人。花白的胡须迎风颤动，薄衫飘举在晚秋的雨里。那个穷途知返的古人，是不能再见了；那个浪迹天涯的楚狂人不能再见了；那个满腹华章一世坎坷的东坡老，不能再见了。而后来，一条遥远的路上，一个期望远行的人，焦灼地等待着。

遥远横亘在时间的这一刻。坐标的交叉点。它的两极都意味着无限。无限的空间。无限的生与死。无限的歌与哭。而他似乎就只有这一刻。这个渴望远行的一刻。他打点行囊，准备了泥泞里走过峡谷时必须的拐杖，甚至蓑笠。他知道有一个去处：青山的屏障里，松楠的环护中，一泓静水，朝出夜归的鹭鸟，日日照影，锦鸡在那里悠闲独步，野兔在那里从容觅食。藤萝覆蒙的篱墙，半掩半开的荆扉，牵牛花攀附着茂密的紫穗槐，把小喇叭花有节有序地吹着，地丁、车前子青紫的小花，蒲公英金黄的园朵，洒在他走过的路上。他行色匆匆。最先消失于蓊郁的绿色，继而，消失于白墙蓝瓦的农舍。他也许会有一次短暂的滞留，去重温耕读相继的平凡生活；也许，他只是换一换灌满尘土的布鞋，重又开始新的寻找。

有时候，他怅望蓝天，茫然的双目漫过人间万象，投向遥远的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还有星云。他认为那才是真正的遥远，遥远到一句话那样简单的概括。他知道，越是不可知的东西越有利于语言的表述，这是语言的骄傲，也是语言的悲哀。就象我们经常喋喋不休于熟悉的生活，而一当语言走入心灵，语言便陷入了自我的泥淖。心灵击溃了语言，语言又伤害

着我们的想象。我们在语言中，语言在无序的风中，而遥远只是被丝线牵连的风筝。多么令人沮丧的悖论！越是期望遥远，越为遥远所困，人类的希望能坚持多久？

然而，最终仍是需要对遥远的选择。为现实所困，也许烦恼着殷实和美满；为遥远所困，却可以清醒着希望和崇高。

所以，他说，他要走了。他说时间不会靠岸，海很遥远……

无月的仲秋

在这暮色苍茫的时分，在这城市熟悉而陌生的人流中，我揣着你的信，就象揣着一个久已等待的秘密：欣喜，满足。穿越城市的步履，恢复了年轻的脚力。

“这是他们的城市”。很久以前，当我们在华灯初上的冬夜，踩着枯黄的草地，在野外散步的时候这样说过。那时，夜的帷幕刚刚拉开，归巢的鸟儿驮着乡村的炊烟，把我们的思绪伸长而后叠起——我们无法脱离城市，它的无形而硕大的吸盘，将我们放置于现实的秩序之中，然后一点点地抽取我们的筋骨和意志，让人俯首不能，欲罢不忍。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做梦的年龄，伤痕深深的脸上，写满了无奈和苍桑的漪澜：疲倦、漠然，层层漾开去。找不到自己也找不到你。心悬在岁月之外，等待风干。

终于，等到了你的信。这无需承诺的情谊，开启了人类生活的又一扇深深之门，让冷雨敲窗的夜晚，因往事而生动，因回忆而温馨。

你述说着那个很久以前无月的中秋。几个朋友守着一桌残酒，脸是沉重地苦着，烟圈一个接一个地吐出来，又被大家吸进去。没有诗，没有热情，没有月。只有《月光曲》从录音机里缓缓地放出来，在那个8平方米的空间里弥漫……

又是多少年过去了。有月的中秋，无月的中秋，来了，去

了，匆匆而又无迹可寻。月的盈亏与世事总是无缘，我们更是各各地被日子所挤占，所肢解，所分离。就如今夜，天淋漓着细密的秋雨，推窗而望，城市于秋雨的帘里，温情到不敢相认。苍穹被城中灯火烘染着半天的浅红，月是被秋来的凉意惊走了，只留下了失望的待月人，黯然地伤情去。

月的人文化该是很久以前的事。翻翻书页，月在文人的笔下，或清寂、或伤感、或豪迈、或哀怨，章章罗罗，可成大观。然而，我们最终没有过自己的月夜。江月年年望相似，望月年年人不同。我们并不是月光所熟悉的那人。那一年几个朋友忽发奇想，于城市的某一座楼顶，布茶置酒，效仿举杯邀月的孤高。杯箸交错，酒酣心热之际，月仍是无知无识地流着它的光华，并无月摇树影风拂琴弦的情致和心境，更何谈秋菊流芳，暗香袭人，绮罗的裙裾飘举如旗。一切都消失着，散漫着。一位性耿情炽的朋友敲着搪瓷空碗，对月猛喊：苦闷、愁怅、希冀、怨愤，都喊过了，而后奋然如独闯敌阵的勇士，从高高的四楼跳了下去。

命运没有让他从这个城市决然消失，只给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个跛足的文人。此后，他曾经长久地沉默着，不再激昂，不再愤怒，只是静静地在濛濛的春雨中，晶晶的雪光中，一个人沿着古城的青石小巷缓缓地，一跛一跛地走过。我为他而骄傲。年青永远不是错误，尽管我们已经不再追问命运和生活，但我们曾经放弃过、抗争过、聆听过。我们以我们的方式完成着自己的使命，他以他的方式完成着对生活的承诺。

这个仲秋又要过去了。

你也许没有注意这是一个无月之夜。在天之涯，你已无需靠回忆旧事去确定自己曾经的存在。城市都这样相同。生活

在我们失聪的时候，依样喧闹不安。但是，再低矮的楼房，我们也不会纵然一跳了。我们走向了自己的内心，就象一条小溪终于汇入了自己的水系。它不再浪花飞溅，但却始终流淌。告别不是为着割断。

我们无法割断历史，正如我们无法拒绝生活。我终于还是想起你说过的话：只要不被自己击倒，你永远都在站着。我们都站着，在今天许多人开始慌然仆地的时候。我因此而感谢那个无月的仲秋，感谢那些因无月而沉默过、思索过的无数夜晚。阅读，使我更加清楚了来来去去的人和事，使我有缘贴近了那些因痛苦而高贵的灵魂。我终于明白守住自己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力量。精神的旗帜需要自己的肩头扛起。我们已无需向世俗卑躬屈节，而世俗的包容性也并不排斥异样的声音。

我们走过来了，阴天或者雨天。而立之后的岁月似乎更其匆匆，我们已经无暇顾及这一天是否有月，是否仲秋，我们既已把心灵交给了许多年前的那些梦想，就只有把时间紧紧地攥在手中。

云中谁寄锦书来

生活使我们越来越实际起来。“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这个多少年前曾经让人们心向往之的社会神话，差不多正在变成可触可见的现实。它刺激、挑动、膨胀着人们的物欲，使我们来不及思索就成了物质的俘虏。于是，理想、爱情、友谊等支撑着我们精神生活的那些东西，渐次从我们的生命中剥离、消弥，生活的目标具体到一餐一饭一衣的时候，我们只能失去目标也同时失去自己。

事实的确不容乐观。在张炜那里，最后的一潭黑鱼因人类的利欲熏心和无情出卖而无奈迁徙，沸沸扬扬的土地上，荒蛮的大野也永远失去了宁静。身处闹市的余秋雨，面对人性中天然的缺陷而感发的悲悯的叹息，同样让人心生哀戚。追名逐利，落井下石，人自相残。在物质的挤逼下，人类精神的旗帜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怎不让那些贫穷着、思想着、孤独着的人们疾首痛心——应该理解他们，感谢他们，有了这样的神圣忧思，我们也许最终会找回自己！

但，现在我们真的迷路了。

我们被现实左右着、隔膜着，无法看到生命的价值，或者认为金钱、名利、口舌之福、体肤之享就是生命的意义。理想变得遥远而飘忽，友谊变得暧昧而浅薄。我们面对自己开始怀疑自我的真实。我在那里，我们在那里？

人的价值有时需要友谊来确证。你被朋友接受的程度，被亲人关注的深浅，都可以衡量一个人的质量和热能。但是，我们正互相遗忘着。电话走进了家庭却隔膜了人情。相互的走访探视，被电话里无关疼痒的问候所代替；电话拜年、电话祝寿、电话贺喜，电话接通了，但心灵终于还是没有来电。然而就是这样荒唐而轻浮的行为，经由舆论别有用心的粉饰，竟然成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的时髦之举，吸引了许多人纷纷效仿！但舆论经常难以自圆其说，在为电话交际大作颂辞的同时，传媒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都市人群，也给予了痛彻的断喝：一个孤独老人在单元房里去世了一星期，竟无人知晓；一座大学的家属区里，出入同一楼道的教授与歹徒搏斗，流血身亡而无人过问……似乎还有许多相同的例子。但是，是谁改变了我们，是谁掠走了我们的善良的本性？都沉默了，回避了，好象我们就是同谋，参与了一次集体谋杀，要为自己守住堕落的秘密。

有时，我们渴望一封来自远方的朋友的信，想借此重温一点往事的温馨，体会一下友情的清芬。但是，没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现在是有万金更何须家书的时代了。谁愿走出酒楼舞榭，在灯光照白的书桌前展纸研墨，为远方还被牵记的人送上心灵的慰藉或平安的问讯？一个大学生和父母的关系只剩下那个确定寄钱的日子了，那么，一个旧时的同学呢，一个昔日的战友呢？远了、淡了、忘了。红叶寄情，鱼传尺素，成了隔世的童话，云中锦书成了无望的等待。我们之外还会有谁？

但是，上帝发笑了，因为我们仍在思考。可是，真的应该放弃吗？放弃真诚和追求，放弃友谊和爱情，放弃理解和沟通，放